

人生
本来如寄

沈嘉微 遗作

BEING
MORTAL

迎面而来的风雨，都是人生路上的恩遇。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人生
本来如寄

沈熹微 遗作

BEING
MORTAL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人生本来如寄 / 沈熹微著. --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9

ISBN 978-7-5596-0724-9

I. ①人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77554 号

人生本来如寄

作 者: 沈熹微

特约策划: 杨 颖 武新华

责任编辑: 谢晗曦 夏应鹏

特约编辑: 崔静雯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80 千字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8.75 印张

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724-9

定价: 39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

电话: (010) 64243832 82062656

自序

刹那时光

其实这本书原本是没有作序的。回顾前面几本书，总觉得序言里写的都是一些差不多的东西，不外乎如何度过了一段艰难而隐忍的日子，然后又是如何心虚地将它们粉饰成粗陋浅白的文字呈现出来。对于文字，我一向自信不足，心里想着，如果再写序，大约还是这些内容，索性不写吧。

另外，随着生活单调往复，想说话的时候越来越少，所谓思考几乎是没的，感觉自己日渐变得透明，没有内容，以至于一目了然，对这样的我来说，语言文字是多余的矫饰。何况过度的解释只会带来误解，毕竟世上并不存在感同身受这样一回事。

这一年多以来，因为病重的缘故，每天需要躺很久。躺着的时间里会漫无目的想到一些东西，譬如远去的岁月、难忘的旅行，但无论多么深刻的记忆，都无一例外并不持久，如同水中影子，哪怕再想用力抓住感慨一番，也是徒劳，一恍神它就散开。而我并无遗憾。然后有一天暮

然发觉，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所谓的心事，没有困扰，整个人仿佛逐日从沉重混沌走向了单薄透明。是的，我又用了透明这个词。

越来越透明。从内心可见度，到肉身实实在在变得薄弱。周身遍布青色血管，历历在目，我笑说，哪天完全透明了，会不会像一个气泡，“嘭！”消失了。

据说人在初生时是有些污浊的，被血水、羊水以及说不清道不明的黏液包裹，此生我应该没有为人母的机会，可是仅仅从朋友的描述里都可倒吸一股凉气。人生来如此浑噩，不由自主，蒙昧且无明。是命运道路一次次地分岔，我们走着走着，才逐渐有了健全舒展、清晰分明的骨骼。少年常因天真而老成，青年盲目，等到中年历经风雨，开始慢慢丢盔卸甲，放开与命运无谓的对抗，认识到自身弱小与天地不仁。于是开始转身朝向自然，朝向记忆；朝向最深处的那个自己，试图寻找一片可供灵魂栖息的清静之地。

托了生病的福，大概在三十岁过去以后，我来到这里。寂静，缓慢，对世界的向往和勃勃野心，像一堆熊熊篝火，逐渐变成温柔火苗。虽然它有时看起来甚至是即将萎熄了，但你知道，依然有火种在其间。有火种就好，不用急着燃烧。

一度害怕失去内心的冲突，失去燃烧的意志，因为它意味着写作的

动力，更意味着生命力。后来一点点地知道了，冲突要来的时候，你挡不住，要去的时候，也不必留。经过了一段相当痛苦的挣扎后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心，像突然降下一场无边无际的大雪，掩盖了一切杂乱响动，非常寂静。不必强作欢颜或忧郁，开心就笑，难过了像小孩一样哇哇大哭，这样的人生也挺不错。人生的悲欢离合，开怀与落寞，如今想来都是极富回味而又稍纵即逝的瞬间。我从不劝人脱离情绪，悲喜都当竭力体会，方不负此生。更何况人家说，除了生死都是闲事，这是真的。

写了这么多也没有写到关于书的内容，因为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如同你在旅途上走着，经过了一个独行的人，你兴起看了看她，而她也恰好看了看你。目光交接处有些柔和的好奇，有些淡漠的揣测，我们之间，就是这样普通的遭逢，能让你存放在记忆里的刹那时光，便已足够。

2016.8.20 夜

恩 遇

生命中没有真正不好的事，
那些迎面而来的风雨，都是这一路的恩遇。

- 人生如寄 / 002
最后的日子 / 005
窗外的天气 / 008
雨伞遗失那年风中 / 012
行李箱里的信仰 / 015
承载光阴的日历 / 018
寂静是一种声音 / 021
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/ 024
春天的开场白 / 030
听那荒野低吟 / 033
欲寄彩笺兼尺素 / 037
凡得到的都是好的 / 040
世间好物 / 046

别 离

美妙的食物经不起再三咀嚼，
再好的往事，多说几次，也失了兴味。
或许，放下才是最好的保存。

原 谅 / 050

初夏的书林街 / 061

我 执 / 064

阿 姐 / 070

匆 匆 / 075

我这样离开你 / 082

转眼成空 / 088

清 谈 / 095

无梦令 / 101

大陈的烟摊 / 107

不如不见 / 112

纵使相逢应不识 / 115

欢喜

世间美好之物数不胜数，
我们永远无法全然占有，
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拥有欣赏好物的惬意。

- 烟火夜 / 120
接受所有喜悦 / 123
漫长时光里 / 126
独食 / 130
小自在 / 134
人间四月天 / 137
你慢慢来 / 140
少年游 / 143
单车上的梦 / 146
南方烟火 / 149
有多远，走多远 / 159

柔软

人生如一支歌，伤感的，美好的，
但最终还是在回味中咀嚼出温暖。
有感慨，再无言。

最朴素的美意 / 164

一杯咖啡的情谊 / 167

唯一 / 170

米线记 / 173

衣穿人 / 176

鞋子的故事 / 179

母亲的熏肉 / 182

闲茶记 / 185

柔软时光 / 189

那年冬天，北京晴 / 193

忘言

一江春水东流去，沥尽了流沙之后，
那般清透似与初时相同，却早已万水千山，
欲爱而忘言。

香港一页 / 206

也许不一定飞 / 210

属于你的那颗星 / 218

好肉有肥瘦 / 227

多得时光戛然而止 / 230

失眠者的飞翔 / 237

华丽的倒数 / 240

父后七日 / 245

欲爱已忘言 / 253

无影亦无梦 / 260

恩遇

生命中没有真正不好的事，
那些迎面而来的风雨，都是这一路的恩遇。

人生如寄

我对头顶上那方水泥墙看得很重。无论是过去工作时的租屋，还是旅行时落脚的客栈旅店，总由衷感念，感谢这方屋顶，让我不至于流落苍茫人世无处可依。佛教经典中说“识客终离身客店”，讲人的躯壳尚且是意识的暂时居所，又何况身外物，所以凡事不要太执着。我冥顽不灵，常念着将随父母回归乡里，这房子终究是要卖的，这个家终究留不住，这城市终究不是我的——分分秒秒都像走在弦上。

再说到昆明那夜，水电皆断，累极的我顾不上凳子上厚厚积尘，一屁股坐下去，借幽微天色和楼上窗户映出的灯影，隐约看见露台上植物葱茏，母亲推门，落叶“簌簌”作响，原来地上早已积了一堆，兜头再落一网，葱茏已是昨日风景。空了三个月的屋子，植物枯败，打开水龙头，一阵空洞回响，

立即打电话请物管恢复供电，等待的时间里，我摸进房间凭着记忆在书架角落找出一根蜡烛点上。

这蜡烛还是2012年年末买的，那时盛传末日要来，天地届时将陷入一片混沌漆黑，坊间谣言越演越烈，母亲最后竟也不能淡定，非逼着我囤点，彼时四处超市蜡烛已经断货，还是朋友在外地找了又找才觅到一盒老式红烛给我寄来。末日到底失了约，因为终究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心情居然有些空空荡荡，几年里这蜡烛派过两次用场，可停电的情形很有限，满满一盒不知要用到猴年马月。

蜡烛烧了一小截，灯“滋”一声亮了，本想着再不然只能去住酒店。可怜的现代入，没法洗澡，没法给手机充电，简直就活不下去。刚回家时见满目幽暗、百废待兴，暗忖人真是一个家的心脏所在，有了人，家就能活泛起来。现在想想，没有水、电、气、网络 and 数字电视源源不断地供血，再强悍的心脏也只有认命停摆。直到水管终于滴滴答答放得出一股细流，这才松口气，彻底打消去住酒店的念头。

换地方睡觉，需要好几天，人才能重建秩序适应过来，但昆明的家于我，就像钢笔钻进笔套，随着灵魂深处“嗒”一声轻响，长久以来摆荡不定、逐日松动之事物瞬时归位。次日清晨，起床喝水，在沙发上歪着等待神志清醒，静顺如

未离开。然而，我确实在四川走失了整整一个秋天。从窗口探头望，小区里玉兰打了满树的骨朵儿，低矮的茶花已应季开了，天空是冬季特有的干燥无云的蓝。

擤掉鼻腔里的血块，拧一块毛巾将写字桌细细擦净，拉开窗帘让高原的风灌进来，是疏朗的凉意。因为时间静默如谜，一点一滴都变成透亮水银般确定无疑的美好。梁实秋说：“人生本来如寄，我住‘雅舍’一日，‘雅舍’即一日为我所有。”我于雅舍亦属同理。如此想着，更觉情深意重。唯愿这互相拥有的静简日子再长一些。

最后的日子

大约四岁的时候，我亲历了外公的死亡。

那是个寒冷的冬夜，在姨妈家，母亲和她姊妹们打着麻将，尚且年幼的我和表妹在一旁围炉烤火。一墙之隔的另一个房间里，睡着重病沉疴的老人，黑白电视机在为数不多的几个频道间来回切换播放着，谁先和了牌，谁就去看看老人有没有什么需要，摸摸他的头，掖掖被子，或扶他起来解个手等。我们跑进跑出，如此轮流。

外公最后的日子便是在这样如常的温暖喧嚣中，慢慢走到尽头。

外公哎哎叫起来时，都以为他要上厕所。姨妈应声而去，我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如何慌忙地将脚从炉火架上拿下来，还未完全塞进鞋子，踉着脚就跟着跑过去了。我看见外公被她

们从床上架起，刚刚立住，两眼一瞪，猛地又跌坐回去。他那样坐回去，大家似乎知道时间快到了，赶紧将他放平。一阵嘈杂纷乱进进出出后，外公走了。

那样小的年纪，对于死亡初次到访，只留下热热闹闹的印象，这印象又在后来长辈们的多次复述中，添加了不少他人的记忆，变得不可捉摸。那么，死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年少时家里规矩多，小孩是不兴说“死”的，尤其正月里，若犯了这个忌讳，必定吃一顿棍子。神秘笼罩下的死亡仿佛一件不祥之物，需要避忌，若非说不可，就要用“走了”替换。

“死”是禁忌之词，死后的去向更无法探讨。这样氛围下长大的我们，很晚才开始明白死为何物。

村上春树最负有盛名的小说《挪威的森林》里有一句话流传广泛，“唯有死者永远十七岁”，还有另一句是“死亡不是生的对立面，它作为生的一部分存在”。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个中学生，不到文中回溯的青少年的年纪，我在这两段话所属的位置画下着重线，它斩钉截铁的语气让我疑惑：死，竟是如此绝对、不容置疑？我曾经懵懵懂懂地以为，它要到一定时间才会来，原来，它一直都在。

事实上，我们缺乏最基本的死亡教育，我们从来不懂死